

马 克 思 主 义 者

(供 内 部 参 考)



馬 克 思 主 义 者

~~~~~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

(供内部参考)

马克思主义者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复兴门外學徵路

(北京市市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107号)

京 华 印 书 局 印 装

统一书号：3017·87

1965年7月初版 开本850×1168 1/82

1965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342千字

印张15 2/16 印数1—1,000册

定价(9)1.90元

出版說明

这本以《马克思主义者》(The Marxists)为标题的书，系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编写，于1962年3月由纽约德尔出版公司(Dell Publishing Co.)出版。

赖特·米尔斯是美国社会学家，著有《有权力的新人》(The New Men of Power, 1948)、《白领工人：美国的中间阶级》(White Collar: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es, 1951)、《有势力的集团》(The Power Elite, 1956)、《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起因》(The Causes of World War Three, 1958)、《从社会学角度提出的设想》(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1959)、《听吧，美国佬：古巴革命》(Listen, Yankee: The Revolution in Cuba, 1960)等书。

在《马克思主义者》这本书里，米尔斯表面上恭维马克思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但同时胡说他的著作里包含着很多错误、含糊或不足之处，说什么历史事实的发展已经推翻了他的许多具体理论和预言，借此为资本主义社会粉饰辩解。米尔斯又把马克思主义者分为庸俗马克思主义者、诡辩马克思主义者和朴实马克思主义者，恶毒地贬低和诋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吹捧马克思主义的叛徒，并恬不知耻地把包括他本人在内的资产阶级伪马克思主义者归入所谓朴实马克思主义者一类，妄图使马克思主义与西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合流。全书共十四章，半数由米尔斯自己编写，半数选录一些作家的著作片断，这些作家有的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的是修正主义者和叛徒，有的是假马克思主义者，有的是当代革命斗士，而编者一概称之为马克思主义流派，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的鱼

目混珠的意图。

我馆现在把这本书翻译出版，供内部参考批判之用。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65年1月

目 录

第一章 理想和意识形态.....	1
本章说明了何以“自由主义”和“社会科学”都不足以作为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指出了用以考察一切政治哲学的四种标准；讨论了一种政治哲学在成功或失败以后往往会发生的情况，并阐明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不仅都已变成了意识形态，而且都具有西方文明的世俗的和人文主义的传统；简略地谈到了保守主义的特点；指出了自由主义之不足以应付现代社会的种种问题。	
第二章 马克思的贡献.....	26
本章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给人的启示 及其思想力量，说明了马克思在思想史上的地位以及他同当前社会思想的关系。	
第三章 古典思想家.....	39
本章选载了马克思——从作为批判哲学家的青年马克思到共产主义未来的设想者——著作的若干片断，以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智力的广阔和丰富。	
第四章 马克思的主要思想.....	81
本章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的各种主要思想；不加批评地列举了他的社会模型、历史理论以及各种特定的概念和预测。	
第五章 批评准则.....	97
本章辨明了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不相干的批评依据，并且说明了本书使用的批评术语。	
第六章 对马克思学说的批评.....	108
本章根据现代社会的种种有关倾向，从批评的角度对马克思的各种主要理论作了考察；指出了它的思想结构的漏洞、错	

误和曖昧之处。

第七章 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138

本章从政治思想方面简要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每一个重要阶段：古典思想家、社会民主党人、作为革命中枢的布尔什维克、斯大林主义的巩固、对斯大林主义的批评、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和新修正主义者、苏联集团以外的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发展情况，全都得到了简要的介绍。

第八章 社会民主党人..... 169

本章选载了代表第二国际最重要的政党的一些主要倾向的人物如考茨基、伯恩施坦和卢森堡等讨论革命和改良问题的文章。

第九章 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轴心..... 215

本章选载了列宁论述帝国主义世界、政党、国家和工农合作等问题的文章以及托洛茨基关于不断革命论的著述，还说明了列宁和托洛茨基在1917年10月的布尔什维主义问题上怎样取得了一致。

第十章 斯大林主义的巩固..... 302

我们在本章中看到，斯大林在1924年给他所说的“列宁主义”作了什么样的解释，在他去世前不久的时期怎样评论了基础和上层建筑以及战争的不可避免性等问题。

第十一章 对斯大林主义的批评..... 318

我们在本章中看到罗莎·卢森堡很早就提出的警告，托洛茨基如何分析了斯大林主义社会的性质，希法亭如何论述了“国家资本主义”问题。本章还选载了弗朗茨·博克瑙说明第三国际所属各国共产党的特点的文章，以及艾萨克·多伊彻对《破了产的上帝》一书的评论。

第十二章 苏联马克思主义和新修正主义者..... 380

本章选载了……[略]陶里亚蒂对有关斯大林主义的九个问题的回答，以及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上的部分发言。

第十三章 苏联集团以外的马克思主义..... 410

在本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卡德尔怎样对南斯拉夫道路作了全面的考察，柯尔怎样重新考虑社会党人对共产党人所应采取的态度和斯大林死后的其他问题，格瓦拉怎样对意识形态、革命以及其他有关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第十四章 新开端 461

本章指出了马克思主义今昔变化的错综情况；简要地说明了各种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背景；谈到了苏联集团内外部的某些新开端，并且提出了有关未来的一些问题。

译名对照表 469

第一章 理想和意识形态

本书是一部“入门书”，是一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入门作品，主要是为那些并不真正了解和并不自以为了解这类哲学的人而写的。本书也是为这样一些人而写的（这只是作者的设想）：他们有的已经熟悉马克思主义，但认为马克思主义整个说来既然已经“被共产党视为禁脔”，因此就不是他们所应该研讨的对象；有的则以为马克思主义毕竟“只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尤其是在今天——已经是或者理当是没有什么前途的东西了。此外，那些讨厌政治和政治哲学、隐退到个人生活小天地中或是从未跳出过这个小圈子的人，也是我们的读者对象。如果本书只起到一种作用，即使得这样一些人能够稍许接近于做一个完美公民的经验，就可以说它已经达到了它的主要目的。

(一)

在从切合于当前时代的角度来重新研究各派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我打算在本书中首先有系统地列出我所认为的古典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然后对它们逐条加以批评。接着，再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发展和应用趋势的历史轮廓作一些简短介绍。由于我不想使这种说明为冗长的引文所打断，我特地从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选出若干片断，把它们另外编成了独立的几章。不言而喻，我在进行批评时自然要借助于我所熟悉的那些社会科学领域中业已取得的有关研究成果。为了不使本书的篇幅拉得过长，我没有以任何明确的和系统的方式谈及其他评论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

阐释和批评。但是我已经竭力注意以这些阐释和批评为借鉴，我希望自己始终没有忘记它们当中若干最重要的论点。

我在全书中尽量争取做到客观，但我并不以超然物外者自居。没有一个政治哲学研究者能够是超然物外的；他只能假装成这样。而我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是作为一个政治哲学研究者来写作本书的，这只能意味着我同读者一道在探索政治方向。因此，我将尽量做到毫不隐讳自己的政治和伦理观点。

当我们阅读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时，不论我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大多数人心目中事实上都存在着一种政治比较：我们一般都倾向于使用我们认为是“民主的”、“自由主义的”或“自由世界”的标准来判断优劣。因此，要想有效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我们必须先说明和考察一下这些标准。我们必须对“政治自由主义”（这是政治哲学和世界现实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替物，是我们的各种评价、假设和理论的来源）和“社会科学”（它所用的名辞术语提供了批评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基础）都来作一番考察。我对自由主义的评论将不得不简短的，因为我在本书中主要研究的是马克思主义。^①但我希望以这样的方式来写作，即清楚地阐明自由主义读者对各项问题的假设，从而使他们更便于澄清他们的政治立场。

许多人反对（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忽视）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考察人类事务，他们实际上是在反对他们自己所研究的那些学科的古典传统。人们借用其名义忽视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往往很少或根本不涉及现代所特有的历史发展加速的现象和

^① 关于在我看来是可以成立的各种自由主义观点，我已经作过详尽的批判。例如，请参看下列著作：《有权力的新人》1948年；《白领工人》1951年；《有势力的集团》1956年。

各种重大事件。这是一种研究范围狭窄、只注意琐碎细节和极不重要的零星事实的社会科学。^① 只要举出马克思的作品风格和当代社会科学的几种主要类型之间的一些差别，就足以说明它们的性质了。当马克思主义者谈到“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时候，他们指的是(或理当指的是)以下这些情况：

社会科学家所研究的是小范围的环境的细节；马克思也研究过这类细节，但他总是把它们放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来考虑的。社会科学家对历史懂得很少，充其量只研究短时期的趋势；马克思运用历史材料的技巧则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往往以整个历史时代作为他的研究的着眼点。社会科学家的价值观念一般导致他们完全接受他们所处的现实社会，而马克思的价值观念则导致他彻底地谴责他自己所处的社会。社会科学家把种种社会问题只看作是“社会解体”问题，而马克思却把这些问题看成是现存社会结构中的固有矛盾。社会科学家认为他们的社会将以一种进化的方式继续存在下去，在结构上不会发生质的变化，而马克思则认为这种社会将来一定要发生质的变化：一种新的社会形态——事实上是一个新时代——将通过革命产生出来。

然而，今天并不存在任何具有重要思想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我们只有这样的一种社会科学：它没有马克思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作品，就不会发展成今天的这种模样；同时，如果单单依靠他们的作品，这门学问也就远不会像今天这样。一个不了解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人，不可能成为一个有能力的社会科学家；而一个只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最后真理的人，也会遭到同样的失败。

^① 关于这一观点的详细论述，请参看《从社会学的角度提出的设想》1959年；关于“社会学思想方法的古典传统”的例证，请参看《人的意象》1960年。

在维贝尔^①、凡勃伦^②和曼海姆^③(我们只提三个人)出现以后，关于这一点还能有任何值得怀疑的地方吗？同单单依靠马克思相比，我们现在确实有了研究和了解人类、社会与历史的更好的方法，但是如果沒有马克思的著作，我们很难想像这三个人能够写出他们的作品。

在美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影响往往是无形的；许多人的思想范畴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却往往觉察不出他们自己的方法和概念的来源。如果更仔细地注意一下作为社会科学主要来源之一的马克思主义，许多“西方的”社会科学家就会做出更有意义的工作来。另一方面，许多苏联学者又往往无视其他国家的人根据马克思的概念和理论所作的发展。如果不去了解或者由于被迫而不能去了解古典社会学的新发展，那么社会学家和思想家的历史眼光就会流于狭隘，从而使他们的思想变得残缺不全。

也许总会有那么一天，东西方研究人类、历史和社会的学者都将以更客观的方法来考虑马克思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留下的能使我们得到巨大收获的问题。在此以前，尽管苏联世界的人们往往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却应该努力去了解使得世界发展成今天这样的一切事物，不应当因为任何国家的政治姿态而产生顾忌。

就像目前许多其他的人一样，我也不安地意识到我们所继承的政治哲学的不足之处。不论是马克思主义或自由主义，它们的身上都打着一个行将结束的人类历史时期的烙印；它们都由于沒有充分注意到目前世界舞台上所出现的重大事实和问题而受到了损害。本书的目的并不是要研究出一种能充分适应于我们正在跨

① 马克斯·维贝尔(1864—1920)，德国社会学家、政治经济学家。——译者

② 索尔斯坦·凡勃伦(1857—1929)，美国经济学家。——译者

③ 卡尔·曼海姆(1893—1937)，德国人种学家、民俗学家。——译者

入的新的历史时代的政治哲学。但我的确希望它能有助于引导读者和我本人去进行这样一种努力。

(二)

各种政治哲学都是理智和道德情感的创造物：它们包含着崇高的理想、动听的口号、可疑的事实、浅薄的宣传和诡辩的理论。它们的信徒总是挑选出某些事实而抹杀另一些事实，鼓吹某些理想的可取之处和某些事变的不可避免性，向这种理论提出质疑，对那种理论进行驳斥。由于在一切政治哲学中通常都大量搀杂着这类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进行选择和整理。要达到这一目的，认识以下四点也许是有用的：

第一，政治哲学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现实，它是一种据以拥护某些制度和攻击另一些制度的意識形态；它为人们提供了用以表述要求、进行批评、展开宣传、拟制宣言和有时决定政策的标语口号。

第二，它是一种伦理，是一种对理想的表白，往往在不同程度的生搬硬套和牵强附会的情况下，被用来评价人物、事件和运动，并且当作愿望与政策的目的和指导路线。

第三，政治哲学表明动因，也就是实现改革、革命或是起保守作用的力量。它包含着既体现目的又体现手段的各种策略和纲领。一句话，它指出借以实现理想或维护已经实现的理想的历史杠杆。

第四，它包含着关于人类、社会和历史的理論，或者至少是关于如何形成和维持社会、关于什么是它的最重要的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如何典型地发生关系、关于其最主要的矛盾以及这些矛盾如何解决等等的假定。它提出了适应于它的各种理论的研究方法。根据这些理论和运用这些方法，便能得出各种预期的结论。

政治哲学告诉我们如何弄清楚自己目前是在什么地方，今后可能走向何处；它使我们在这些问题上得到一部分答案；它使我们为未来的可能发展作好准备。因此，要考察任何一种政治哲学，我们都必须把它当作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对理想的表白和动因的说明，当作一整套社会理论来研究。在本章中，我将主要讨论意识形态和理想问题；我打算说明的论点有以下几个：

作为意识形态来说，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已经流于庸俗和陈腐；任何一方都为维护一个强权国家和辱骂另一个集团及其一切活动提供了许多陈词滥调。

作为理想的表白来说，它们都体现了西方文明的世俗人文主义。只有这些理想才能够既是一种包罗广泛的政治哲学的一部分，同时又为世界上几个最强大民族国家的领袖和被领导者所信仰。

古典式的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体现着近代的自信和希望、惶惑和恐惧。把它们的一切类型总括起来看，它们在当前构成了我们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政治选择。然而，它们还不仅是政治哲学；它们本身就是头等重要的政治现实，是世界历史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所公开宣布的信仰。全世界其余的部分都根据这些信仰来看待美国和苏联（以及围绕着它们的国家集团）；不发达的国家都把这些信仰看成供自己选择的发展模型。

从当代的角度来看，这两种政治哲学的古典说法之间的差别往往没有它们的共同点来得重要。最重要的是，它们是为共同的理想、为那些在西方文明的前进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主要世俗理想所鼓舞的。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都体现着希腊、罗马和耶路撒冷的理想：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和十八世纪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说，考察马克思主义或自由主义就是考

察这种人文主义传统的政治；如果认为它们当中的一种或两种内容模糊，那就等于说这种传统的内容是模糊的。

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也都为人类社会的性质提供了博大精深的见解，指出了历史变化的动因，提出了实现这些目标的纲领。好几十年以来，这两种主义在每一个先进国家中都构成了敌对的营垒，对于双方的专家认为是事实的那些方面以及对于他们认为是达到既定目标所不可缺少的方法方面，始终抱有不同看法。但是这些目标却一直沒有多大改变。起初，它们是英国、美国和法国革命的目标；然后，它们又成了——说法上当然有了改变——俄国革命的目标；很快，作为对这一革命获得巩固的反应，人们——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者或自由主义者——又以新的方式把这些目标提了出来。^①

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他们当中的共产党人的道德和政治窘境，同自由主义者进退维谷的处境非常相似。他们都怀着伟大传统的理想；他们也都沒有能使这些理想充分实现。而好些最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这些理想以及某些理论上的假设所抱的态度，要比我所知道的任何一个自由主义者都更为彻底、一贯和认真。我认为，我们所以在决定政治方向的问题上发生了危机，其根源正在于这种人文主义传统本身发生了危机。全面对付这一危机的最直接的方法之一，就是研究马克思的思想以及这些思想的命运。

古典自由主义中最有价值的东西，都被古典马克思主义最令人信服地和最富有成果地加以吸收了。不去正视各式各样的马克

① 关于十八世纪的几次革命，可參看帕麦尔：《民主革命的时代》(The Age of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普林斯顿 1959 年版，该书对有关问题作了剀切、生动和富有学术价值的阐释。

思主义，事实上大都是一种不重视自由主义本身的理想的表观，因为尽管马克思的思想受到了种种歪曲和庸俗化，尽管他自己的思想也有种种错误、模糊和不足之处，可是他仍然是最明晰地——和最危险地——阐述了同样为自由主义所主张的那些基本理想的思想家。因此，正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就是正视这一道德传统。

(三)

不言而喻，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各自自成一体的。在意识形态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一直是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以及后来的布尔什维克和斯大林主义者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推动力。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为批评自由主义政治和资本主义经济——同样也为批评苏联的政治和经济——提供了主要的思想基础。

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里，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有很大一部分往往难以分辨地打成了一片，发展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公有物。在发展过程中，两者的内容都有所变更，它们原有的色彩都有所冲淡：马克思主义受到修正，吸收了若干自由主义的因素；自由主义也根据受到的批评和变化的现实作了调整，吸收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因素。这些变更和相互借鉴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近代和现代的政治哲学史乃至政治史。一百年来，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马克思主义的非革命性形式——社会民主主义——在先进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大部分地区里一直是主要的反对党运动。它实际上以冲淡的形式代替了自由主义作为内部反对派和批评者的地位。

今天，在这些社会里，政治信念的不坚定和政治希望的破灭，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由主义世界观和自由主义情绪的危机的一部

分。在苏联世界的许多地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情绪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虽然程度较轻和方式不同。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对历史事变的影响，对事变的产生和发展所起的作用，已经变得如此重要，以致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们的危机正是当今这个时代——它仍然被奇怪地称为“现时代”——趋于没落的征兆。这种没落或许也标志着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新时代即将来临。

不管它此外还可能有什么特色，未来的新时代将肯定是一个世界性的新纪元，因为当代两种主义的应用和意义，今天都已经传遍了世界。从俄国革命和苏联集团获得巩固以来，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冲突已经变成了民族国家之间的世界性冲突。在现实政治中，苏联集团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变种，目前是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形式，而美国所信奉的自由主义的北美变种，现在则是自由主义的主导形式。

这两个国家以及它们组成的集团，目前都掌握着缔造历史的强大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它们代表着当今乃至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两种组织公共和个人生活的方式。正因为如此，当我们研究它们所宣布的主义，也就是解释、比较和批评这些主义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在“空谈思想”（姑不论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我们所谈论的是近代、现在和不久的将来有些什么重要特征，还有那些继承了和将要继承这个世界的男女是些什么样的人。只有通过这两种政治哲学的一种或另一种的三棱镜来观察问题，我们才有可能认真地了解今天的世界情况和明确我们自己的方向。

但是有人也许会问，保守主义的情况怎样呢？是啊，它的情况怎样？或者不如说，它存在于何处？

第一，凡是在“保守主义”成为一个专横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的地方——例如佛朗哥的西班牙、维沃尔德的南非、萨拉查的葡萄